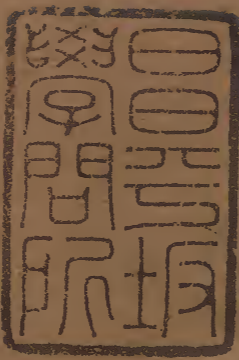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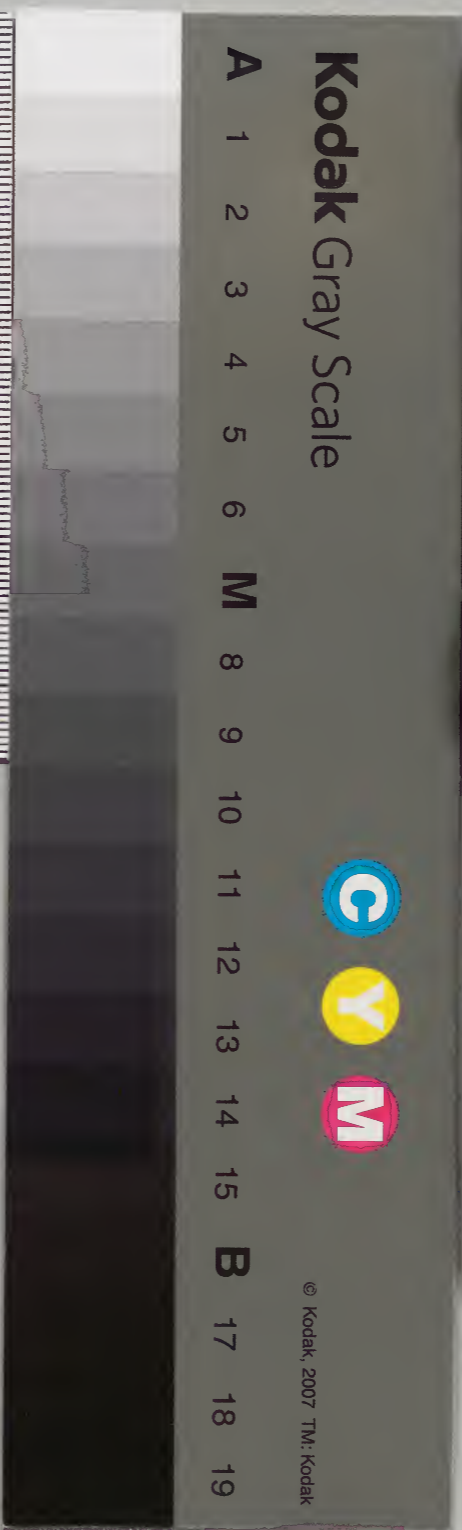
錦繡萬花谷別集 十一之五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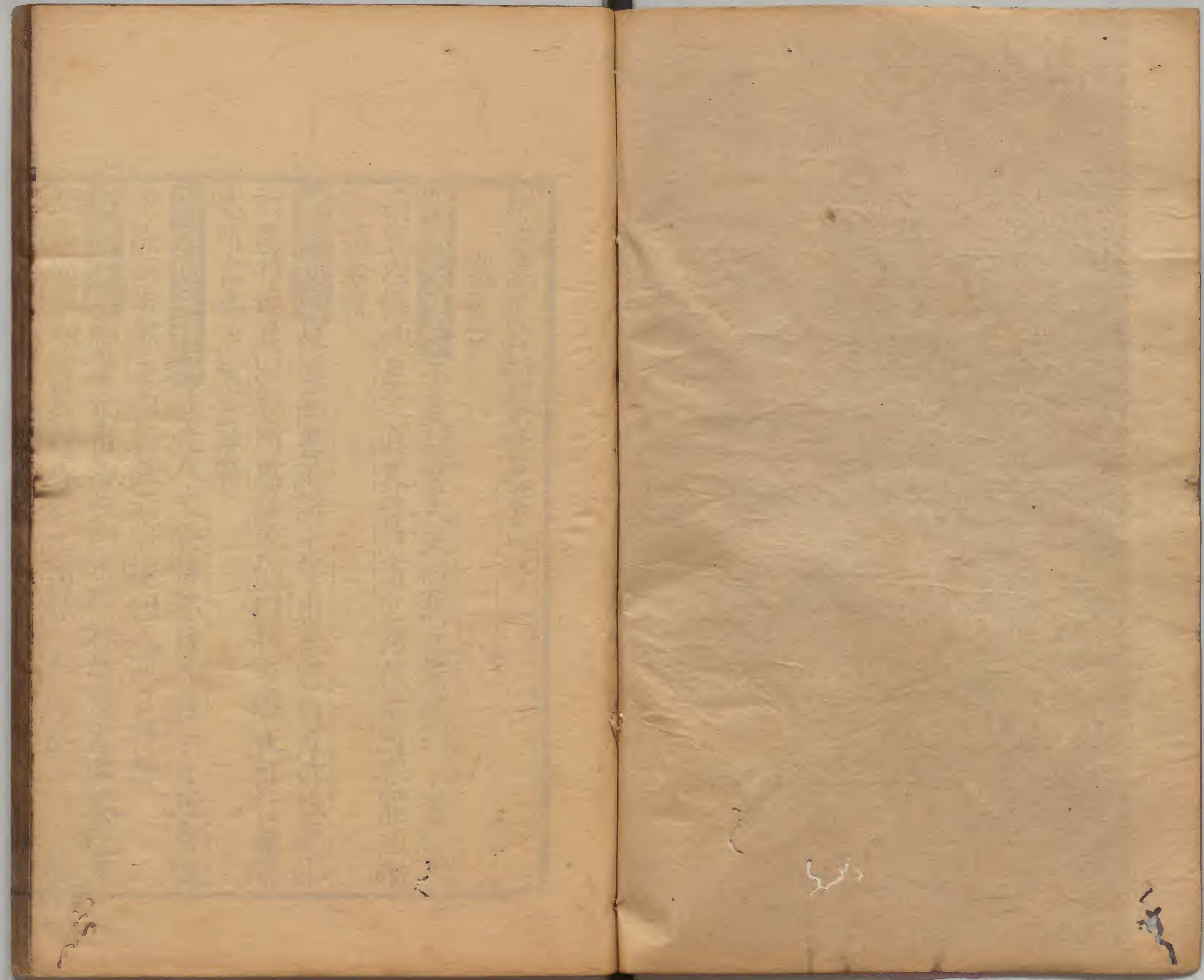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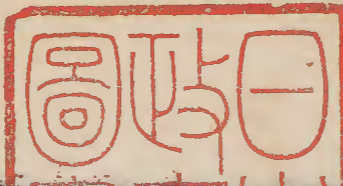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二九七〇號	函	架	冊
二九七〇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二九七〇號	函	架	冊
二九七〇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970	
冊數	16 (13)		
函號	365	29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十一

職幕官

淺草文庫

諸侯老賓客 子真見魯大夫曰商也諸侯門下老賓客

爾思以恢仲尼之道又杜詩甫也諸侯老賓客罷酒酣

歌石金戟

幕府 杜送高書記詩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麾此

行既特達足以慰所思註晉灼曰將軍職在征行無常

處所在為治故言幕府

四人同日拜郎 杜沈八丈除膳部員外詩今日西京掾

多除南省郎王內翰註云府掾四人同日拜郎

負推韋狀 唐韋元甫初任白馬尉採訪使韋陟奏克支

使與同幕判官員錫齊名元甫精於簡牘錫詳於訊復

時謂員推韋狀

藩翰賓客 韓文送楊儀之支使歸湖南序云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為多賢

紗籠中人 原化記張建封字本立鎮徐州奏李藩為判

官有新羅僧能相人公令看諸判官有得為相者否僧

云並無公不快曰某妙擇賓僚豈無一人至相坐者促

召李判官至僧降階迎謂張公曰判官是紗籠中人宰

相冥司必潛以紗籠護之恐為造物所擾餘官不然藩

後果為相

廊廟之材 吳錄孫紹字長緒北海人為孔融功曹稱紹

有廊廟之材後為相

烏金羅致幕下 韓送温造處士序伯樂一過冀北之野

而馬羣遂空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東

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温

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

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温生為才於是以石

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烏公一鎮河陽而

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

屈公為數旬客 唐韋思謙擢監察御史褚遂良復相出

思謙清水令云云皇甫公義引為倉曹叅軍謂曰公非

池中物屈公為數旬客以重吾府

詩 高生跨鞍馬有似幽并兒借問今何官觸熱向武威

答云一書記用愧國士知韞送高將軍專策畧幕府盛

才良杜官送李入幕未展材秉鈞孰為偶○太府材能會

諸公德業優並杜飄飄蘇季子六印佩何遲早作諸侯
客兼工古體詩杜送蘇生知七曜曆手畫三軍勢冰雪
淨聰明雷霆走精銳幕府輟諫官朝廷無此例至尊方
盱食仗爾布嘉惠杜送安子雖軀榦小老氣橫九州杜
諱判掇取高科如拾芥愛君才調望君深莫誇書判居
蓮幕要把文章入禁林戴石屏上蕭

曹官

政補第一 唐顏果卿為魏州錄事參軍振舉綱目政稱
第

無性 李元紘遷雍州司戶時太平公主與僧
爭碾磑公主方承恩用事百司皆希其旨意元紘遂判
還僧寺竇懷貞為雍州長史大懼太平勢促令元紘改

判元紘大書判後曰南山可移此判終無搖動

吟咏梅花下

梁何遜作揚州法曹廨舍有梅花盛開遜

吟詠其下後居洛思梅花再請其任從之抵州梅花方
盛遜對梅花徬徨終日見杜詩註及東坡詩註

詩 掾曹乘逸興鞍馬去相尋能史逢聯壁華筵直百金

謝靈運此府雄且大騰凌盡戈矛棲棲法曹掾何處事

卑陬韓州家申名使家抑坎軻祗得移荆蠻判司卑官

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間張法曹貧賤衆所易腰

腹空大何能為韓韋生富春秋洞徹有清識任此紀綱

地喜見朱紘直行往樹佳政慰我深相憶

知縣

若井變甘泉 李白虞城縣令李公去思頌碑公名錫字

元勳官宅舊井水青而味苦公下車嘗之莞爾而笑曰
既苦且清足以符吾志也遂汲用不改變為甘泉蠶丘
館東有三柳焉公往憇之飲水則去行路勿剪比于甘
棠鄉人因樹而書頌四十有六篇

一盃酒為細民 本朝王公十朋嘗集諸縣令飲之仍示
詩曰今日黃堂一盃酒殷勤端為細民斟

盤根利器 後虞詡傳朝歌賊攻殺長吏州郡不能禁
以虞詡為朝歌長故舊皆弔詡曰得朝歌何衰詡笑曰
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
利器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勉之曰君儒者當謀
廟堂何反在朝歌耶及到設伏兵殺賊由是解散咸稱
神明

老姥爭團絲

南史傳琰字季珪齊高帝輔政以琰為山

陰令賣針賣糖老姥爭團絲來詣琰琰掛團絲於柱鞭
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又二野父爭雞琰各問何
以食雞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縣
內稱神明無敢為偷

詩少作長安宰尋常似隱天琴書家慣有印杖客疑無

錦水心雖役圭峯眼不羣兩發歸業狀貧典舊山圖酒

為廉猶斷碁因讓忽輸即看連鴈字相繼在蓬壺魏野

知出宰山水縣讀書松竹林蕭條捐末事邂逅得初心

衰狄醒俗耳清泉潔塵襟詩成有共賦酒熟無孤斟青

竹時默釣白雲日幽尋鱗我愛仙居好三年理尚寬名

雖離網罟政未息風瀾憫物刑多省勞心席少安祗慚

無惠術求配古人難○我愛仙居好臨民必以誠簿書
無日暇獄訟積年生百疾求箴補千鈞待準平嗟予不
如古斯道未能宏○我愛仙居好公餘日在房憂民極
反覆責已未周詳法律行隨手詩書坐滿箱老來須向
學多病喜平康靈黠姑勿嘆廬山遠天涯總是民還家
安老母去國慕忠臣斜月秦關曉穠花錦里春
所贈為邑莫如仁古靈送崔驥賢哉過縣尹德政是吾
師萬事無鋒穎一心惟孝慈家貧因客冗髮白為民饑
誰刻前山石令人去後思古靈天子思茂宰天枝
得英才朗然清秋月獨出映吾臺落筆生綺繡操刀振
風雷夔屈雖百里鵬騫望三台退食無外事琴堂向止
開綠水寂以閒白雲有時來○崔令學陶令北窓常畫

眠抱琴時弄月取意任無絃見客須傾酒為官不愛錢
東臯多種麥勸爾早耕田 並李白

縣丞

當位極人臣唐張柬之傳年六十三為清源丞善相者
云當位極人臣

佐縣有稱三國志吳書孫堅傳為下邳丞歷佐三縣所
在有稱吏民親附鄉里知舊少年往來者常數百人堅
接拊待養有如子弟

真解蒙後漢張玄初為縣丞嘗以職事對府不知官曹
處吏白門下責之時扶風徐業亦太儒也聞玄諸生試
引見之與語大驚曰今日相遭真解蒙矣遂請上堂難
問極目

主簿

處事敏速 唐李畬為汜水主簿處事敏速甚有聲稱雖村童厮養一閱無不知替代姓名者累轉國子司業
視若布衣交 唐李栖筠傳有王佐才士多慕向為冠氏簿太守李現視若布衣交

去為宰相 韓河南府同官記云於河南主簿則得故相國范陽盧公邁於汜音水主簿則得故相國今太子賓客榮陽鄭公餘於陸渾主簿則得今相國吏部侍郎天水趙公宗儒於登封主簿則得故吏部尚書東都留守吳郡顧公少連盧公去河南為右補闕其後由尚書左丞至宰相鄭公去汜水為監察御史左山南軍其後由工部侍郎至宰相趙公去陸渾為右拾遺其後由給事

中為宰相顧公去登封為監察御史其後由京兆尹至吏部尚書東都留守

是子嘆後時 唐蔣欽緒傳歷吏部員外郎始韓琬為高郵主簿使京師自負其才有不遇之言題客舍他日欽緒見之笑曰是子嘆後時耶父之琬舉賢良方正欽緒擢其文異等謂曰朋友之過免未琬曰今日乃見君子之心

竟陵主簿 極多聞萬事不理專計論澗松無心過須鬣天球不琢中粹温落筆塵沙百馬奔劇談風霆九河翻習中恢疎無怨恩當官持廉且不煩吏民欺公亦可忍慎勿驚魚使水渾漢濱耆舊今誰存駟馬高蓋徒紛紛安知四海習鑿齒拄笏看度南山雲橫直送輕舟

下吳會主簿意何如杜甫

縣尉

不足窘束鸞鳳李白送趙四少府遷安方序云趙少翁老貌瓌雅志氣豪烈以黃鵠尉泥蟠當塗赤雞栖鶴籠不足以窘束鸞鳳耳

妻涼折腰杜官定後戲贈詩不作河西尉淒涼為折腰老夫怕趨走率府且逍遙

太尉

置雲母屏後漢鄭弘字巨君元和初為太尉時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肱而自卑帝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為故事

為百僚式後漢鄧彪字智伯仕為太尉在位清白為百

你式

博物志云後漢帝山張顛為梁相天新雨後有鳥如鵲飛翔稍下墮地人取化為一圓石顛椎破之得金印曰忠孝侯印顛表上聞藏之祕府靈帝時至太尉

小大尉大近公唐李晟官至太尉子翹亦贈太尉杜牧題詩曰家呼小太尉國號大涼公

被日月之衣汝南先賢傳李宣字公休為太尉黃瓊所辟宣曰明公被日月之衣居上司之位

尊與丞相等通典景帝三年復置其尊與丞相等又漢書上欲用田蚡為相藉福說蚡曰上以將軍為丞相將軍必為太尉其尊與丞相等

將帥

揮師日之戈 李白餞李副使戡用移軍廣陵序李公勇冠三軍衆無一旅橫倚天之劍揮駐日之戈吟笑四顧熊羆兩集蒙輪扛鼎之士杖干將而星羅上可以決天雲下可以絕地維翁振虎旅赫張王師退如山立進若電逝轉戰百勝殲屍盈川水橐於滄溟陸血於原野一掃瓦解洗清全吳可謂萬里長城橫斷楚塞

清河公即江神 北史隋文持大舉伐陳以楊素為行軍元帥率水軍東下舟艦蔽江旌甲耀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巴陵以東無敢守者楊素先封清 **不學漢霍去病** 從大將軍征匈奴以功封冠軍

侯驃騎將軍上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畧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上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為也上益重愛之

從事良重於監軍 後漢蓋勳字元固中平元年北地羌胡與邊章等寇亂隴右刺史左昌因軍興斷盜數千萬勳因諫昌怒乃使勳別屯河陽及章等進圍昌於冀昌懼而召勳勳初與從事辛曾孔常俱屯河陽及昌檄到曾等疑不肯赴勳怒曰昔莊賈後期穰苴奮劍今之從事豈重於古之監軍哉曾等懼而從之勳即率兵救昌章等解圍而去

可與語必 唐李靖丈夫遭遇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嘆曰可與語孫

吳者非斯人尚誰哉

飛將軍漢李廣在郡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

頌牧在禁廷唐畢誠傳党項擾河西宣宗召訪邊事誠援質古今條破羗狀甚悉帝悅曰吾將擇能帥者孰謂頗牧在吾禁廷卿為朕行

差見蟠花軍也青箱雜記云曹武毅公翰江南歸環衛數年不調一日內宴侍臣皆賦詩翰以武人不預乃陳曰臣少亦學詩乞應詔太宗曰卿武人以刀字為韻因以寄意曰三十年前學六韜英名常得預時髦曾因國難披金甲不為家貧賣寶刀臂健尚嫌弓力軟眼明猶識陣雲高庭前昨夜秋風起羞見蟠花舊戰袍太宗為

遷數官

詩不煩方岳聘賢豪獨運神機斬巨鼇八表順風均雨露四溟隨劍息波濤手扶北極鴻圖永雲卷長天聖日高未會漢家青史上韓彭何處有^{杜光庭}功勞^贈出淬兵鋒剪陸梁帝心方喜得忠良威聲已破蠻夷膽風彩重依日月光塞草偃雲春自老韉鷹搏海兔深藏功高好冠凌雲閣大凱聲歌上玉堂^{傅纘}軍^上匹馬徑趨府將軍意氣多來依漢日月思復晉山河邊將慙尸素朝伍奏凱歌分明御徂詐得失竟如何戴石屏

兵武

何能為博士北後周宇文貴少從師輟書嘆曰男兒當提劍汗馬以取公侯何能為博士

安用毛錐子 五代史弘肇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劍若毛錐子安足用哉王章曰無毛錐子軍賦何從集乎毛錐子蓋言筆也

金鎖甲 李廣云金鎖甲未可輕拋朝廷尚憂西北

綠沉槍 杜詩雨拋金鎖甲苔卧綠沉槍趙注云以綠色之物沉沫其柄也武庫賦云綠沉之槍又田註云廣志言綠沉古弓名劉劭趙郡賦言弓弩亦有綠沉黃間之號又楊巨源上劉侍中詩云吟詩白羽扇校獵綠沉槍

孝經不足化寇俗 後漢蓋勳中平元年羌胡與邊章寇

亂隴右刺史左昌坐斬盜以宋梟代之梟患多寇叛謂勳曰涼州寡於學術故屢致反暴今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庶幾使人知義勳諫曰齊崔杼殺君魯慶父篡位此二國豈乏學者今不急靜難之術遽為非常之事勳不知其可也梟不從遂奏行之果叛詔書詰責坐以虛慢

口授兵法 魏賈逵自為兒童戲嘗設部伍祖父嘗異之曰汝大必為將帥也口授兵法數萬言為丞相主簿太祖善之拜諫議大夫與夏侯尚並掌軍計

射鵰都尉 北史魏元幹善弓馬以騎從明帝於白登之東北有雙鵰飛鳴於上帝命左右射之莫能中鵰飛稍高幹以二箭下雙鵰帝賜之御馬弓矢金帶一以旌其能軍中於是號幹為射鵰都尉

天陣地陣人陣 唐高宗問兵家有三陣何謂邪員半千進曰臣聞古者星宿孤虛天陣也山川向背地陣也備

伍彌縫人陣也臣謂不然夫師以義出沛若時雨得天
之時為天陣足食約費且耕且戰得地之利為地陣舉
三軍之士如子弟從父兄得人之和為人陣舍是何有
戰帝曰善

詩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
杜出驢馬新跨白玉鞍戰罷沙場月色寒城頭鐵鼓聲
猶震匣裏金刀血未乾○百戰沙場碎鐵衣城南已合
數重圍突營射殺呼延將獨領殘兵千騎歸並李白

奏捷

勅功勳如山後漢竇憲字伯度求擊匈奴會南單于請
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出塞與單于戰於稽落山大
破之單于遁走降者二十餘萬人憲遂登燕然山去塞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十一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十一

職幕官

諸侯老賓客 子夏見魯大夫曰商也諸侯門下老賓客爾思以恢仲尼之道又杜詩甫也諸侯老賓客罷酒酣歌拓金戟

出幕持麾 杜送高書記詩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麾此行既特達足以慰所思註晉灼曰將軍職在征行無常處所在為治故言幕府

四人同日拜郎 杜沈八丈除膳部員外詩今日西京掾多除南省郎王內翰註云府掾四人同日拜郎

員推韋 唐韋元甫初任白馬尉採訪使韋陟奏克支使與同幕判官員錫齊名元甫精於簡牘錫詳於訊復

時謂員推韋狀

潘翰賓客 韓文送楊儀之支使歸湖南序云當今潘翰之賓客惟宣州為多賢

紗籠中人 原化記張建封字本立鎮徐州奏李藩為判官有新羅僧能相人公令看諸判官有得為相者否僧云並無公不快曰某妙擇賓僚豈無一人至相坐者促召李判官至僧降階迎謂張公曰判官是紗籠中人宰相冥司必潛以紗籠護之恐為造物所擾餘官不然藩後果為相

廊廟之材 吳錄孫紹字長緒北海人為孔融功曹稱紹有廊廟之材後為相

烏公羅致幕下 韓送温造處士序伯樂一過冀北之野

開鴻都門賣官 後崔烈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公

卿州郡下至黃綬各有差富者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倍輸烈因傳母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及拜日天子顧謂親倖曰悔不小靳可至千萬烈於是聲譽衰減

賣官錢入私門 劉毅傳武帝問毅朕方漢何帝對曰威帝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殆不如也

俸祿

索長安米 東方朔待詔公車俸祿薄未得省見父之朔給侏儒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欲盡殺若曹侏儒大恐嘽泣朔教曰上即過扣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侏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為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方朔多端召問朔何恐侏儒為對曰臣朔生亦言

死亦言侏儒長三尺餘俸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俸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遂稍稍得進用給盈之反

斗食漢薛宣字贛君少以大司農斗食言其祿少一歲不滿百石計日以斗為數也贛音貢

官收其餘唐陽城字亢宗至道州治民如治家不以簿書介意月俸取足則已官收其餘日炊米二斛魚一大

替置甌杓道上人共食之甌徐心切鼎大上小下

半斤羊肉幾時肥墨客揮犀云舊制三班奉職月俸錢七百驛券肉半斤祥符中有人為詩題所在驛舍間曰

三班奉職實堪悲微賤孤寒即可知七百料錢何日富

半斤羊肉幾時肥朝廷聞之曰如此何以責廉隅遂增月俸

遷除

歲中四遷前主父偃傳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言事拜為郎中大夫歲中四遷

歲中三遷蕭望之傳歲中三遷

一日九遷車千秋一日九遷

旬月五遷後胡廣傳旬月五遷

左遷漢周昌傳帝召昌曰公強為我相趙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柰何獨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曰吾極知其左遷公不得已彊行顏曰時尊右而卑左故謂貶秩為左遷

秩為左遷

超遷前賈誼文帝召為博士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
加二階唐韓思彥傳昌言當世得失高宗夜召加二階
待詔弘文館

進五品階唐姚南仲傳代宗進五品階以酬讜言

騰上必速馬周傳為有火色騰上必速遷中書令

仕進

布衣二朞至相唐元宗時張鎰起布衣二朞至宰相

徒步數年封侯漢公孫弘傳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

脫身遷中書唐楊綰傳肅宗即位綰脫身見行朝遷中

書舍人

布衣至御史唐史季昶傳武后時上書自布衣至監察

御史自給事中數月為御史中丞

先生自此升後漢楊震字伯起常客居於湖不答州縣

禮命數十年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冠雀銜

三鱸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鱸者卿大夫服

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

脫羊裘佩珠玉北史高恭之字道穆學涉經史所交皆

名流雋士每謂人曰人生厲心立行貴於見知當使夕

脫羊裘朝佩珠玉若時不我知須退迹江海自求其志

聘召

夜半叩扉漢賈誼為長沙王太傅文帝徵之至入見上

方受釐音禧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之事而問鬼神之本誼

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

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

朝奏暮召 漢主父偃學長短縱橫術晚乃學春秋百家之言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

待詔金馬門 漢東方朔上書曰臣朔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七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力若孟賁捷若慶忌廡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上偉之使待詔金馬門

補論 武帝使使東帛加璧安車蒲裹輪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輶傳從至見上上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

十餘對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

濫官

梁天監初 鍾嶸上言騎都塞市郎將填街

宋泰始初 軍功既多爵秩無序僕從射隸皆受不次之次捉車者郎將倚馬者負外

南陳徐陵 云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叅軍市中無數

北史鄭雲 濫事劉曠債紫纈四百匹得為安州刺史

齊後主 諸宮奴婢闖人商人胡戶歌舞人濫得富貴者將以萬數開府千餘儀同無數鷹犬馬皆有

儀同郡君之號有赤彪儀同道遥郡君凌霄郡君

回波舞求學士崔日用為回波舞求學士中宗即許

蒲萄酒拜刺史三輔决録註云孟佗以蒲萄酒一斗送

張遜遜即拜佗梁州刺史

互市晉惠帝居位貨賂公行忠賢路絕讒邪得志更相

薦舉天下謂之互市

吹竽之濫韓非子內儲說上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

人共吹南郭處士不知竽為王吹竽王以廩食之宣王

死湣王立好一一吹之處士乃退

補闕連車載朝野僉載云武后時官濫謠曰補闕連車

載拾遺乎斗量把推侍御史婉脫校書郎

青瑣何處來唐武儒衡字廷碩為中書舍人時膳部郎

中元積因宦官魏弘簡進不由宰相而得知制誥儒衡

曰會公堂有青蠅集于仄忽怒擊去之曰適從何處來

集于此一坐愕然

舞胡鳴玉曳組唐李綱傳帝以舞工安叱奴為散騎常

侍綱諫曰今新造天下功臣賞未遍而先令舞胡鳴玉

曳組位五品趨丹地殆非貽子孫之道也帝不納

致仕

守道終天年兩龔傳王莽秉政勝與邴漢俱乞骸骨策

曰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今大夫年至矣朕愍勞以官

職之事煩大夫其脩身守道以終天年於是遂歸老於

鄉里

遠遊賦歲唐裴寂傳遷左僕射高祖置酒含章殿歡甚

寂願賜骸骨田里帝泣下曰未已要當相與老爾公爲宗臣我爲太上皇逍遙晚歲不亦善乎

伊川田父

郝士美傳父純遷中書舍人處事不同爲宰

相元載所思辭疾歸東都號伊川田父十年不出德宗召爲學士不拜乞身致仕公卿祖道出門世高其節

安車駟馬

薛廣德乞骸骨賜安車駟馬歸沛縣安車以

爲榮以傳之子孫班固贊曰保懸車之榮

入鄉不杖

白居易送滕庶子致仕歸婺州詩入鄉不杖

歸時健出郭乘驢到處誇

佚老亭

貢父詩話云陳文惠公使相致仕年近八十有

詩云青雲岐路遊將遍白髮光陰得最多作佚老亭自後士夫歸老者往往名亭佚老云

掛冠城門

東漢逢萌字子慶王莽殺其子謂友人曰三

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掛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海客於遼東

薦辟

白首一節

後漢吳良字大儀東平王蒼辟爲西曹薦良

曰良資質敦固公方廉恪躬儉安貧白首一節臣私慕公叔同升之義懼於滅文竊位之罪顯宗以爲議郎

下車辟孔文舉

李白與韓朝宗書昔王子師爲豫州來

下車即辟荀慈明既下車又辟孔文舉山濤作冀州甄拔三十餘人或爲侍中尚書

龍於長途

吳志劉繇字正禮兄岱字公山云云洪

薦繇欲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柰何復舉正禮

乎洪曰若明使吾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塗騁騏驎於千里

夾袋中冊子 本朝呂蒙正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有何人才客去隨即疏之朝廷求賢取之

囊中 南史謝朓好獎人才會稽孔叵始末粗有才

華未為時知孔珪嘗令草讓表以示朓嗟曰良久手自折簡謝之謂珪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共獎

牙餘論

豈有私謝 前漢張安世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

悉在公門 通鑑武后紀狄仁傑為相薦張柬之有

宰相才武后卒用為相又嘗薦姚元崇等數十人率為名臣或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十三

父子

羔鴈成羣後漢陳紀字元方弟湛字季方與紀齊德同行父子並著高名時號三君每宰府辟召嘗同時旌命羔鴈成羣當世榮之紀陳寔子也

韓穆家法唐穆寧撰家訓令諸子人一通又戒曰君子之事親養志為大吾志直道而已苟枉而道三牲五鼎非吾養也先是韓休家訓子姪至嚴貞元間言家法者尚韓穆二門云

大人遺體漢霍光去病弟也父中孺中曠河東平陽人也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也曹壽與侍者衛少兒姪也私通而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絕不相聞

去病為驃騎將軍擊匈奴至平陽傳舍遣吏迎霍中孺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為大人遺體也大為中孺買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焉乃將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歲任光為郎

相與有瓜葛 晉王導子悅字長豫弱冠有高名導嘗共奕棋爭道導笑曰相與有瓜葛那得為爾邪

老牛舐犢 東漢楊彪字文先後子脩為曹操所殺操見彪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為之改容

兒當興吾家 隋薛世雄字世英為兒童時與羣輩戲輒畫地為城郭令諸兒為攻守之勢有不從令者輒撻之諸兒畏憚莫不整其父見而奇之謂人曰此兒當

興吾家矣

母子

母有賢操 唐崔元暉為高陵主簿母盧氏有賢操嘗戒元暉曰吾聞辛元馭云子仕宦有言其貧窶不自存此善也若貨貨盈衍惡也若今為吏不能忠清無以戴天履地宜識吾意故元暉所守以清白自名

阿奴鹿鹿 世說云周伯仁母冬至舉酒賜三子曰爾等羅列吾復何憂周嵩泣曰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敝此非全道嵩性狼抗亦不容於世惟阿奴鹿鹿當在阿母目下耳阿奴嵩弟謨也

不射鹿子 魏明帝諱叡字元仲文帝太子也黃初二年以其母誅故未建為嗣嘗從文帝獵見子母鹿文帝射

殺鹿母使帝射鹿子帝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因泣涕文帝以此奇之而建立之意定

甜鮮增吾憂晉陶侃母湛氏初侃父丹聘為妾生侃而陶氏貧賤湛氏每紡績資給之使交結勝已侃少為潯陽縣吏嘗監魚梁以一甜鮮遺母湛氏封鮮及書責侃曰爾為吏以官物遺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矣**使習孝經**唐韋景駿為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令少不天常自痛爾幸有親而忘孝耶教之不孚令之罪也因嗚咽流涕付授孝經使習大義於是母子感悟請自新遂為孝子

坐習內聽慶唐鄭善果母崔氏賢明曉政治嘗坐閣內聽善果慶決或當理則悅有不可則引至牀下責愧

之故善果所至有績號清吏

所饋不食唐趙彥昭父武孟少游獵以所獲饋其母母泣曰汝不好事而敖蕩吾安望哉不為食武孟感激遂力學淹該書記

負母入京師唐元德秀字紫芝少孤事母孝舉進士不忍去左右自負母入京師

夫婦

為婦盡眉漢張敞字子高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悅媚也有司以奏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帝愛其能弗備責也

糟糠之妻後漢宋弘字仲子光武即位為大司空時帝姊胡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

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得婿如是足矣後漢黃允字子艾司徒袁隗欲為仲女求姻見允而嘆曰得婿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棄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屬以展離訣之情於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婦中坐攘袂數允隱匿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廢於時

石娘子幽怪錄云有崔書生於東周邏谷口見一女郎具聘娶之崔母曰新婦妖美必是狐媚傷害於汝女曰本侍箕帚便望終天尊夫人待以狐媚明日便行矣

明日入山遂失所在後有胡僧曰君所納妻王母第三女玉卮娘子也若住一年舉家必仙矣崔生嘆恨而已

田頭有鹿迹野史云魯崇範之妻凡許聘者數人每至親迎之日其夫輒死因自嘆悼一夕夢人謂之曰田頭有鹿迹田尾有日炙乃汝夫也後嫁崇範方悟其夢

視吾舌在否張儀從楚相飲相亡璧門下意張儀盜璧共咎掠之妻曰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儀曰視吾舌在否妻笑曰舌在儀曰足矣

剔目視夫唐房元齡妻盧氏元齡微時病且死諉曰君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後人盧氏泣入帷中剔一目示元齡明無他會元齡愈禮之終身

正節婦唐鄭廉妻李年十七嫁鄭廉未踰年廉死夜

夢一男子求為妻初不許後數數夢之李自疑形貌未
衰崇所召也即截髮麻衣不薰飾垢面塵膚自是不復
夢刺史白大威欽其操號堅正節婦表旌門閭名所居
曰節婦里

續列女傳唐李德武妻裴淑英安邑公矩之女德武仕
隋坐事徙嶺南時方嫁踰歲矩表離婚德武謂裴曰我
方貶無還理君必儷他族於此長別矣荅曰夫天也可
背乎願死無他志讀列女傳見述不更嫁者謂人曰不
踐二庭婦人之常何異而載之書後十年德武未還矩
欲嫁之斷髮不食矩知不可奪聽之德武遇赦還為夫
婦如初

不見盧郎年少時南部新書云盧家有子弟年暮猶校

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

殺賊奴取金印周伯仁云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

大繫肘

履齒折晉謝安傳初符堅入寇諸將敗走相繼次于淮
淝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姪謝元入問計安夷然
無懼色元不敢言乃令張元重請問遂命駕出墅親朋
畢集至夜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元等既破堅有驛書
至安方對客圍碁看書既竟便攝於牀上了無喜氣碁
如故客問之徐啓云小兒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
心喜甚不覺履齒折其矯情鎮物如此

詩峒寇都平了官軍奏凱歌千山通道路一雨洗干戈
天地和風轉江湖春水多蜀中無近報西賊定如何礮

峒寇平 白旗走報山前事昨日官軍破綠林千里人煙
皆按堵一春農事最關心不知郊外雨多少試探田間
水淺深翠玉樓中無限好可無閒暇一登臨○太守自
監軍片膽大如身立馬斬數賊犒軍捐萬緡威行千里
外手活一城民孰謂書生怯書生中有人○壯士三千
駐七閩監軍談笑靜風塵滿懷韜畧高群智破敵機鋒
妙獨神在昔猩鼯長夜嘯而今桃李萬家春南人自此
不復反北望關河事業新磁藏流星白羽腰間插劍花
秋蓮光出匣天兵照雪下玉關虜箭如沙射金甲雲龍
風虎盡交回太白入月敵可摧敵可摧旄頭滅履胡之
腸涉胡血懸胡青天上埋胡紫塞傍胡無人漢道昌陛
下之壽三千霜太白

策拜相兄草麻東齋記事云錢希白惟演從兄也惟演
拜相希白當制世稱第拜相兄草麻自古未有
腰鼓兄弟南史沈冲仕齊爲御史中丞與兄淡深名譽
有優劣世人爲腰鼓兄弟淡深並歷御史中丞兄弟三
人皆爲司直晉宋所未有也

子孫叔姪

述家訓戒子孫唐柳玘嘗述家訓以戒子孫曰夫門第
高者一事墜先訓則異他人雖生可以苟爵祿死不可
見祖先地下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窺嫉實藝懿行人
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爭指矣名門右族莫不由祖考
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
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德行文學爲根株

正直剛毅為柯葉有根無葉或可俟時有葉無根膏雨所不能活也

賈子賈女後漢賈彪字偉節補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所長生男名為賈子生女名為賈女

為子娶長婦後漢馮勤字偉伯祖偃長不滿七尺常自耻短陋恐子孫之似也乃為子伉娶長婦伉生勤長八尺三寸八歲善計

勿令後人笑吾唐李勣字懋功初勣疾第弼省視忽語曰我似少愈可置酒相樂於是奏樂宴飲列子孫于下將罷謂弼曰我見房元齡杜如晦高季輔皆辛苦立門戶亦望貽後悉為不肖子敗之我子孫今以付汝汝可

謹察有不厲言行文非類者急榜殺以聞勿令後人笑吾猶吾笑房杜也榜北孟反

不為少南史任昉父遙妻裴氏生昉幼而聰敏楮彥回謂遙曰聞卿有令子所謂百不為多一不為少由是聞聲籍甚

刻鵠畫虎馬援傳初兄子嚴敦並喜譏議援在交趾還書戒之曰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欲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反類鶩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

孫郎三國志孫策字伯符從袁術術甚奇之以堅部曲
還策常歎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恨

衛家一兒晉王澄及王玄王濟並有盛名皆出衛玠下
世云王家三子不如衛家一兒

明月奴頗黎李翰林集序云白始娶于許生一女一男
明月奴女既嫁而卒又合于劉劉訣次合于魯一婦人
生子曰頗黎終娶于宋

興吾宗者此子晉顧和字君孝總角便有清操族叔榮
雅重之曰此吾家麒麟興吾宗者必此子也時宗人球
亦有令聞為州別駕榮謂之曰卿速步君孝超卿矣

治家有法度唐房元齡治家有法度常恐諸子驕侈乃
集古今家誡書為屏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於此足以

保躬矣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十四

師弟子

五經笥後漢邊韶字孝先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韶口辯曾晝日眠卧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慚

吾道東矣後漢鄭玄字康成入關事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美乃召見玄因從質疑義問畢辭歸融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先收先生作梁柱 歐陽詩曰吳興先生富道德詵詵弟

子皆賢才又荆公詩曰先收先生作梁柱以次收拾桶

與榱先生即安定

經義齋治事齋慶曆中方尚詞賦獨湖學以經義及時

務學中有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

居之治事齋者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

湖學即胡安定也

後堂絲竹漢張禹性習知音聲內奢淫身居大第後堂

理絲竹管絃禹弟子戴崇每候禹常責師宜置酒設樂

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管絃

鏗鏘極樂昏夜乃罷

朋友

蕭朱王貢漢蕭育少與陳咸朱博為友著聞當世往者

有王陽貢公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

薦達也育與博後有隙不能終故世以交為難

楚兩龔漢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棠舍字君倩二人相

友並著名節故世謂之楚兩龔

結交不羞貧古詩採葵莫傷根傷根葵不生結交莫羞

貧羞貧友不成

結交心不移李白箜篌謠貴賤結交心不移惟有嚴武

及光武

詩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恐非平生鬼路遠不可測

鬼來楓林青鬼返關塞黑今君在羅網何以有羽翼落

月滿屋梁猶疑見顏色杜甫

舅甥

王郎子唐王仙客劉振之甥振有女曰無雙幼稚戲弄相狎振妻呼仙客為王郎子後無雙長成舅氏以位尊官顯欲廢前約一日振趨朝忽歸云涇源兵士姚令言領兵入含元殿天子出北苑門百官奔走行在召仙客管家事當以無雙嫁汝

明珠在側晉衛玠王武子之甥也嘗與同遊語人曰昨與外甥同出炯然若明珠在側

助我求孝廉東漢种嵩字景伯河南洛陽人始為縣門下史時河南尹田歆外甥王湛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舉孝廉多得貴戚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國家爾助我求之明日湛送客於大陽郭遙見嵩異之還白歆曰為尹

得孝廉矣近洛門下史也歆即召嵩遂舉孝廉

是兒當致卿相唐封倫字德彝年少舅盧思道曰是兒識畧過人當自致卿相

賓客

賓客何喧喧李白上裴長史書君侯高義重諾名飛天京四方諸侯聞風暗許倚劍慷慨氣于虹霓月費千金日宴群客出躍駿馬入羅紅顏所在之處賓朋成市故時人歌曰賓朋何喧喧日夜裴公門願得裴公之一言不須驅馬將華軒

貧富乃知交態漢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後復為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解驂史記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
贖之延入為上客

擁篲魏文侯擁篲以迎賓客

筆札唇舌漢樓讓字君卿與谷永俱為五侯上客長安

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唇舌言其見信用也

詩門有金馬賓金鞍耀朱輪謂從丹霄落乃是故鄉親
呼兒掃中堂坐客論悲辛對酒兩不飲停觴淚盈巾

美人

閨房之秀晉張玄妹有才質適於顧氏玄每稱之以敵

謝道韞有濟尼者游于二家或問之濟尼答曰王夫人
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
之秀道韞乃王凝之妻

玉搔頭西京雜記武帝過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自此

後宮人搔頭皆用玉搔頭乃抓頭也

丈夫化為女子蜀王本紀云武都丈夫化為女子顏色

美絕蓋山精也蜀王納以為妃無幾物故乃發卒之武
都擔土葬于成都郭中號曰武擔以石作鏡一枚表其

墓

面飾花子酉陽雜俎云婦人面飾用花子起自上官昭

容以掩點跡大曆以前士大夫妻多妬悍者婢妾小不
如意輒印面故有月點錢點

東市姬天寶中滎陽公子應舉之長安遊東市見一姬

憑青衣娃立姿色絕代停驂徘徊不能去詐墜策於地
勅從者取之歸訊其友知為李氏宅徐往扣門侍兒馳

入大呼曰前時遺策郎來也

詩馥馥芳神揮泠泠纖指彈悲歌吐清響雅舞播幽蘭
丹唇含九秋妍迹陸七盤註云幽蘭曲名九秋曲曲盤
舞選愛尹芙蓉嬋娟之艷色若可餐兮難再得憐君冰
玉清迥之明心情不極兮意已深朝共琅玕之綺食夜
同鴛鴦之錦衾恩情婉變忽為別使人莫錯亂愁心涕
如雪寒燈厭夢竟欲絕覺來相思生白髮

妓妾

簾為妓衣南史夏侯宣字世龍性儉率不事華侈晚年
頗好音樂有妓妾十數人並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
簾奏之時謂簾為夏侯妓衣

我見汝猶憐桓大司馬温平蜀以李勢妹為妾桓妻南

郡主乃持刀率數十婢往李所因欲斫之見李氏在窓
前梳頭髮垂至地姿貌絕麗乃徐下地結髮歛手向主
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雖死之日猶生
之年神色閑正辭氣悽惋主乃擲刀於地向前抱曰我
見汝猶憐何況是老奴遂善遇之

結草相報史記魏顆武子之子武子有寵妾甚愛及病
語顆曰余死之後必嫁此妾疾殮又曰必殺此妾殉葬
武子曰寧從父治時之言豈從昏後之語遂嫁之後顆
為晉將敗秦軍見一老人結草以抗秦將馬倒顆因獲
之後顆夢見老人云我是不殺妾父也故相報耳

開後閣放婢晉王敦字處仲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驢
馬都尉初石崇以奢豪矜物厠上常有十餘婢侍列皆

有容色置甲煎粉沉香汁有如廁者皆易新衣而出客
多羞脫衣而敷脫故着新意氣無作群婢曰此客必能
作賊又嘗荒恣於色體爲之弊左右諫之敷曰此甚易
耳乃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十人任其所之時人嘆異
鐵鏈碎妾唐嚴武挺之之子母裴氏不爲挺之所容獨
厚其妾英武始八歲怪問其母母語之武奮然以鐵鏈
就英寢碎其首左右驚白挺之曰郎戲殺英武辭曰安
有大臣厚妾而薄妻者兒故殺之非戲也父奇之曰真
嚴挺之子

頭夜飛酉陽雜俎云晉朱桓有一婢其頭夜飛

題顏芳亭李宗愕先公談錄云歐陽永叔閑居汝陰時
一妓能盡記公所爲歌詞公戲云他日當來作守後自

雒陽移汝州其人已不復見題嶺芳亭云柳絮已將春
去遠海棠因恨我來遲後三十年東坡作守見之曰此
乃杜牧之綠葉成陰之句也

妓圍唐申王每冬月苦寒令宮女密圍而坐謂之妓圍
軼寶遺

肉臺盤續世說云孔戣仕江南家妓甚衆每食不設食
机令衆妓各執一器謂之肉臺盤又南唐孫晟官至司
空每食不設几案使衆妓各執一器環立而待號肉臺
盤時人多効之

不得農粧崔樞夫人治家嚴肅容儀端麗不許群妾作
時世粧

安能事賈縝牙郎柳仲郢有妾失意鬻之成都蓋巨源

取置其家一日有鬻綾羅者從窓下過蓋公於中選擇
柳婢見之失色僵仆翌日廖曰某雖賤人曾為柳家細
婢死則死矣安能事賣絹牙郎

遮風肉陣 開元遺事云楊國忠選婢妾肥大者行列於
前令遮風謂之肉陣

翠衣不勝重衣 古今詩話云元載末年納薛瑤英為姬
以金絲帳却塵襜處之以紅綃衣衣之無一兩載以瑤
英體輕不勝重衣於異國求此服也

詩 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喬知謝綠好去
春風湖上亭柳條藤蔓繫人情城西與西妓小鬟雖醜頗粧
梳掃地如鏡能檢書欲買娉婷供煮茗我無一斛明月
珠黃魯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去落誰家白樂雲雨

分飛二十年當時求夢不成眠今來頭白重相見還上
襄王玳瑁筵張又荷珠雖暫圓多生信有短因緣西樓
今夜三更月還照離人泣斷絃詠太平廣

奴僕

蒼頭廬兒 漢鮑宣書奴從賓客漿酒霍肉蒼頭廬兒皆
用致富註云視酒如漿視肉如霍漢名奴為蒼頭諸給
殿中者所居為廬蒼頭得從因呼為廬兒

胡奴 杜示獠奴阿段詩曾驚陶侃胡奴異惟爾長穿虎
豹群蘇註云侃得胡奴甚不喜語言嘗默坐侃一日出
郊執鞭隨之胡僧見而驚禮曰此海山使者也因念墮
下侃異之至夜失其所在

奴僕焉知禮義 公孫遊叱衛青曰爾奴僕庸夫也焉知

禮義青神色頓挫又公孫弘贊曰衛青奮於奴僕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十四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十五

耆老與福壽通

後漢吳良字大儀鬚髮皓然衣冠甚偉贊曰大儀鵠髮

王獻之覽鏡見髮顧兒童曰日月不相饒村野之人二毛俱催矣汝等何不汲汲為學寸陰過而不可復得也

桑榆之光無遠照杜題玄武禪師屋壁詩似得廬山路

真隨惠遠遊王註云世說遠公在廬山雖老講論不輟弟子中或有惰者遠公曰桑榆之光理無遠照但願朝陽之輝時與並光明耳

鶴髮雞皮庾信竹杖賦子老矣鶴髮雞皮

少壯不可欺老翁周澤謂諸齋郎曰若年少壯不可欺
老翁翁胸中有書萬餘卷若輩未到此田地諸人慚悚
無一語對

擲鏡鑷南史鬱林王年五歲戲高帝傍帝令左右鑷白
髮問王我誰耶答曰大翁帝笑謂左右曰豈有為人作
曾祖而拔白髮乎即擲鏡鑷杜詩云東柯遂踈懶休鑷
鬢毛斑

不以氣海暖冷物唐柳公度善攝生年八十餘有強力
常云吾初無術但未嘗以氣海暖冷物熟生物不以元
氣佐喜怒耳

西陽雜俎云嶺南溪洞中有飛頭者故有飛
頭老子之號頭將飛一日前頸有痕匝項如紅縷妻子

遂看守之其人及夜狀如病頭忽生翼脫身而去乃於
岸泥尋蟹蚓之類食將曉飛還如夢覺其腹實矣

癡頑老子五代馮道事唐拜司空晉滅唐道又事晉契
丹滅晉道又事契丹朝耶律德光於京師德光責道事
晉無狀曰爾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德
光喜以道為太傅

在昔商山傳四皓又聞香山圖九老異鄉異姓適同
時爭如章泉一家兄弟登期願章泉之上兩山下有地
可官田可稼伯也伯也蚤休官季也相約歸林泉名動
京師耕谷口山中有詩天下傳一生得閑兼得壽皓首
厖眉世稀有竹隱先生八十三定菴居士七十九客從
遠方來亦是六十叟手把一枝梅奉勸兩翁酒問翁何

以致遐齡請翁細說吾細聽不燒丹不學仙五行有長
數天所稟賦焉人生一氣統四體衆人斷喪吾能全要
知養生無他術日多喫飯夜獨眠承翁見教謝翁去兩
翁殷勤留我住是夜醉眠苔竹軒夢見山靈向我言翁
之所說皆不然兩翁盛德合乎天天與遐齡五百年磯
屏章泉白髮千莖雪丹心一寸灰杜

童幼

明年共我長 嵇康顧子紹曰阿紹明年共我長矣吾甚
喜爾成人又杜示宗武云假日從時飲明年共我長應
須飽經術已似愛文章

十一見知文友 潘安仁懷舊賦序云余十二而獲見知
於文友東武戴侯楊君始見知名遂為婚姻杜詩云見

知真自幼

雖小有棟梁氣 南史王儉字仲寶幼篤學手不釋卷賓
客或相稱美叔父僧虔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太
盛耳丹陽尹袁粲聞其名及見之曰宰相之門栝栢豫
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

我家龍 北史楊愔字遵彥兒童時口若不能言而風度
深敏六歲學史書十一受詩易好左氏春秋從父兄昱
特相器重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
歲當求之千里之外

聖小兒 北史祖瑩字元珍八歲能誦詩書十二為中書
學生耽書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密藏火父母
寢然後燃火讀書由是聲譽甚盛內外呼為聖小兒

遊戲輒為部伍隋宇文忻為兒童時與羣輩遊戲輒為部伍進止行列無不用命有識者見而異之年十二能左右馳射驍捷如飛嘗謂所親曰自古名將惟以韓衛霍為美談若使與僕同時不令孺子獨擅高名也

陸氏代有人

隋陸夷字開明少聰敏年九歲就學日誦二千餘言楊遵彥見而異之曰陸氏代有人焉

忠孝而已

隋于仲文九歲嘗於雲陽宮見周太祖太祖問曰聞兒好讀書書中有何事仲文對曰資父事君忠孝而已太祖嗟嘆之

治孝經論語

唐蘇世長十歲上書周武帝異其幼問讀何書對曰治孝經論語帝曰何言可道答曰為國者不敢侮於鰥寡為政以德帝曰善

阿戎解問難字

杜示宗武詩覓句新知律攤書解滿牀註云嵇紹新解覓字稍知音律王渾阿戎年少漸解滿牀攤書時問難字

詩

求田問舍是何時隨分生涯可樂饑夢玉今年初學語阿宜他日定能詩兩家子弟俱無恙一體文章自有

師但得耕桑了門戶吾人不用寧馨兒○東都會見汝生時客舍孤吟夜忍饑憶昨能為鵲舞舞祇今應誦鶴鳴詩儻無氣節如元禮便有功名似藥師問道若知真理窟且分餘論及吾兒並妾髮初覆額折花門前劇郎騎竹馬來繞牀弄青梅同居長千里兩小無嫌猜十四為君婦羞顏未嘗開低頭向暗壁千喚不一回時憶昔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栗熟一

日上樹能千迴杜

婚姻

蕭郎位高年文

唐蕭嵩貌偉秀美鬚髯始娶會稽賀晦

女僚壻陸象先時為洛陽尉已有名而嵩汨汨未仕夏

榮者善相謂象先日君後十年貴冠人臣然不若蕭郎

鬼婚

孔氏志怪曰漢盧充范陽人家西四十里有崔少

府女墓充因獵逐麋忽見朱門宮舍有人迎充見崔云

近得公尊府君書為君娶吾小女故相邀耳將書示充

乃父手札崔乃命女粧飾於東廂引充相見成禮留三

日臨別謂充曰君婦有娠矣生男則當留之贈充衣衾

令車送之充至家經三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水上

二犢車乍沉乍浮既達于岸克視車中見崔氏與三歲

小兒共載其別車即崔少府也抱兒還克及詩一首金

碗一枚俄而不見及兒長成後歷任數郡

勿使崔家笑人

北史崔陵字長儒一門婚嫁皆衣冠美

族婁太后為博陵王納陵妹為妃敕其使曰好作法用

勿使崔家笑人婚夕文宣帝舉酒祝曰新婦宜男孝順

富貴陵跪對孝順乃自臣門富貴恩由陛下

知蠻婢

唐盧懷正進御史大夫中宗謂曰聞卿喪妻今

欲繼室可乎懷正唯唯俄而禁中有衣翟衣出者乃韋

后乳媪所謂莒國夫人故蠻婢也納之不辭而人或謂

為國奢軒然不慙以自媚於后

遊蕩子

顏延年古樂府云嫁得遊蕩子一去未還鄉

秋夜不肯明教妾卧幽房

結髮 藝苑雌黃云今世婚禮有結髮一事取夫與婦髮合而結之古無有也伊川程氏曰婚禮結髮甚無意義欲去久矣未能言結髮為夫婦者只是小小也如結髮事君結髮與匈奴戰豈謂合髮然伊川既言非義欲計正之而至未能革豈習俗之久未易遽革耶蘇子卿詩結髮為夫婦恩義兩不疑曹子建詩結髮辭嚴親來為君子仇杜子美詩結髮為妻子席不暖君牀梅聖俞詩結髮事君子衣袂未嘗分皆謂結髮小小之時也

不必貴重 孔叢子曰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馬不必騏驥要之善走士不必賢世要之知道女不必貴重要之貞好

當作國夫人 杜郎公少客齊陽有縣令能相人曰縣之大姓相里氏女子當作國夫人召其女兄謂曰杜秀才人才足當以女弟妻之

國士無如富鄭公 邵氏聞見錄晏元獻公為相求壻於范文正公公曰公女若嫁官人某不敢知必求國士無如富某者

馬留 西陽雜俎云馬伏波有餘兵十家不返居冷縣自相婚姻有二百戶以其流寓號馬留衣食與華同

排坦之下膝 王坦之為桓温長史為子求婚於坦之坦之許容父述既還述愛念坦之雖長大猶置膝上坦之因言温意述大怒排坦之下膝曰汝竟癡耶詎可以女妻兵也

老劉即劉原父晚年再娶歐公以二絕戲之一云仙家
千載一何長浮世空驚日月忙洞裏新花莫相笑劉郎
今是考劉郎

箕帚賜兄山 晉庾衮兄女曰芳將嫁美服既具衮乃刈
荆荊為箕帚召諸子集于堂命芳曰芳乎汝少孤今汝
適人將事舅姑洒掃庭內婦之道也故賜汝此匪器之
為美欲溫恭朝夕雖休勿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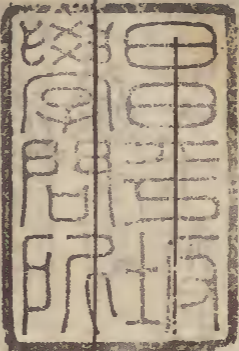
李氏女多貴 吳曾漫錄云李叅政昌齡家女多得貴婿
叅政范公仲淹樞副鄭公戩皆自小官布衣選配為連
袂及都官公晉卿有二女其長子太廟齋郎越為判官
王陶樂善布衣滕甫元發相善一旦李死附家人語云
吾長者配樂道次者元發我家得二婿足矣家人及二

君樂聞遂皆連袂次舉元發第三人登科而王尚幕職
不日進擢相繼為翰林學士已而遂為兩府故世傳李
氏之門女多貴焉

知張說必貴 定命錄云張公說之少也元懷景知其必
貴嫁女與之後張至宰相

詩 天下無正聲悅耳則為娛人間無正色悅目即為姝
顏色非相遠貧富則有殊貧為時所棄富為時所趨紅
樓富家女金縷繡羅襦見人不歛手嬌痴二八初見兄
未開口已嫁不須更緣念貧家女寂寞二十餘荆釵不
直錢衣上無真珠幾回人欲聘臨日又踟躕主人會良
媒置酒滿玉壺四座且勿飲聽我歌兩途富家女易嫁
嫁早輕其夫貧家女難嫁嫁晚孝於姑聞君欲娶婦娶

婦意何如白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傍結髮為妻子席
不暖君牀暮婚晨告別無乃太匆忙君行雖不遠守邊
赴河陽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杜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十五

文化个丑

